



# 上海旗手

西虹著



上海旗手

西虹著

生活书店

1951

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4000 冊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發行人 俞鴻模

徐 燕 著 凡

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

(122) [PL 1] 4000 元

元森印刷廠承印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尾，在祖國大陸最南部，貫通雷州半島的公路上，日日夜夜向南前進着人民解放軍的行列——步兵、馱馬、砲車，再後面還是步兵、馱馬、砲車，公路兩旁的村莊和樹林，幾乎被滾滾的黃塵淹沒了。

部隊所經過的村鎮，到處都紮起高大的松門，鞭砲鑼鼓一片聲的響，男女們還在路旁擺了茶水、稀飯、甘蔗，慰勞過境的部隊。公路高窪不平，橋樑大半被敵人破壞，沿路都可以看到拿着鐵鍬、耙子，在那裏修橋補路的男女們。

「歡迎人民解放軍去解放海南島！」

「英勇善戰的人民解放軍萬歲！」這樣的標語隨處可以看到，這樣的口號聲也隨

處可以聽到。

在這股強大部隊的最前面，走着該部的一個先頭營。營長陳永康，一位高大精幹的青年指揮員，他走在全營最前面，雖是臉瘦眼腫，可是並無倦色，時常還利用小休息的時候，蹲在樹蔭下吹口琴，藉以減輕疲勞。路兩旁躺着睡着的戰士們，聽到這種悠揚頓挫的歌聲，很快也會跟隨着營長唱起來，並成羣成影的發出快活的談笑。

每逢在這種場合，營長心裏總會有一種無限快感，這種快感又是他跟自己的部隊所共有的。記得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，他們就從東北開始了無休止的行軍和戰鬥，中間經過入關、南下、橫渡長江，最近又越過天險九嶺山，直插粵桂邊，每日夜以急行軍二百八十里的速度追擊着蔣白殘匪。就在他們將要打遍全中國，走遍全中國的時候，新中國正式建立起來了，殘留在祖國南部大陸的蔣白殘匪，也倉惶逃到了海南島，這就是說，他們將會戰鬥到最後，並用最後一次勝利的戰鬥來慶祝新中國的誕生，鞏固人民祖國的南部國防。

眼前，部隊疲勞的程度是常人所難以想像的。戰士們用洋鐵捶打自己的鞋底，（鞋

底不平，走路磨腳。）他可以迷迷糊糊的將鋤頭砸到自家腳上，炊事員挑着油鹽擔行軍，隨便就掉進稻田，泥水陷沒了他的膝蓋，他反而若無其事的站在裏面睡着了。牲口的背早已磨爛了，掌也磨掉了，連累加餓，走着走着就躺在路上，四蹄蹬直。……營長望一望自己的部隊，一個個打着盹趕路，天熱，有的把棉衣敞開前襟，有的脫下來搭上背包，走不動的人被戰友們從兩邊架着，或是輪着班揹着他，看神氣誰都不願意掉後一步，腳下馬上也加了勁。他向身邊的教導員感慨的說：

「祇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才會這樣！」

「那可不行，行軍作戰連續搞了一年了，越來勁頭越大。」教導員隨口說了一句，大步趕到營長前面。

教導員叫張仲先，跟營長一樣年青活躍，不過比營長的個子矮一點。在工作上，戰場上，他跟營長配合的很好，營裏的事倆人幾乎是搶着去幹的。現在，教導員見營長的腿有點歪歪裂裂，走起來很吃力，自己便鼓了一把勁趕前去，準備給部隊佈置宿營。

這一帶的地形已經越來越低，公路兩旁的沙灘上，青青的地瓜秧子正開白花，甘蔗

林一片青黃，濃綠的樹林滿眼都是，雖是十二月天氣，可是跟北方的夏天差不了多少。翻上一架沙梁，教導員舒心的喘了口氣，因為沙梁下的村莊正是部隊的宿營地，沙梁前面已經展開了霧騰騰，白茫茫的海洋世界。

不論從軍事地圖上來說，或是用眼前的事實來說，這裏已是雷州半島最南部的最後一個村莊了，先頭營的行程從此時起，也算到達了終點。這村莊是這麼吸引人，三面臨海，背靠沙梁，房子都是海蠣壳和海石疊成的，頂上蓋着一些茅草，莊裏莊外陰遮着密密的樹林，還有亞熱帶特有的菓木——椰子、菠蘿蜜、木瓜，以及棉樹、辣椒樹，……一片花紅柳綠，就像蕎麥開花。

教導員歡蹦蹦跳跳的領着第一連穿街而過，身後的戰士們忽然歡叫起來。

「看海呀！快走！」

「起步——走——開到海南島得啦。」不知怎麼回事，教導員沒有直接把戰士們領進房子，他在海邊上停下了。戰士們也沒有心思去休息，都你推我擠的排在海邊上。

海水正在漲潮，白浪嘩啦啦的直往岸上撲來。風濕濕的，人鼻子裏一股腥氣。往

遠一看，海上白霧濛濛，天水相連，看不到邊。人們絕大部份還是第一次看到海，因此停在那裏，有高興的笑的，有驚奇的發楞的。教導員忽然想起自己是在一九四五年，從膠東龍口坐上海船去東北的，這時候便以一個老前輩的身份，手托着腰，毫不在意的向海上觀察了一陣，抽腿就走。

海空突然飛來兩架敵機，一來就俯衝下來，沿海邊丟了一串炸彈，掃了幾梭子機關砲，轉頭走了。幸好戰士們都有防空經驗，看着敵機一往下栽腦袋，密排着的人堆很快順沙灘散開，爬下，水浪濺了大家一身。岸邊的一隻漁船，桅桿給炸折了。

街的另一頭，陳永康營長高大的身個，正穿行在海邊的草叢，搖着右臂急呼道：

『趕快散開！』其實戰士們早已散開了。他在村邊的大樹下碰着教導員，出口就問：

『炸着人沒有？炸着沒有？』教導員搖了搖頭，營長便放心的望着遠飛的敵機，半玩笑半生氣的說：

『來了就給了個見面禮！』聽得海邊也傳來戰士們的叫罵：

『哼！用飛機歡迎我們來了。』他倆人同時笑了。

營部設在街中心的一間海石房子裏，房低，潮濕，終天見不到太陽，窄逼的很，一個桌子兩個鋪，桌上安一電話機，一切都很简单。回到營部，教導員有點耽心的說：

「部隊都頭一次看到海，再加上飛機擾亂，思想上一定會發生顧慮。」他想起自己在四五年過海的時候，思想上也發生過顧慮。營長靜了一會，也有同感的說：

「很可能。」這話的意思跟教導員一樣，也是不包括自己在內的，因為他也是一九四五年，從膠東龍口坐了海船去東北的。

敵機走後，部隊都分別在駐地進了房子。在全營說來，一連的房子最靠海邊，在一連全連說來，三排九班的房子更靠海邊。該連九班長姜玉斌，領着戰士們向緊挨海邊的一間方方的海石房子走去。這房子左邊是通到海灘的一條小道，從房子出了大木柵門，也是海灘。他因為個子高，彎着腰才鑽進房子，看看裏面又窄又潮，轉身從外面搬來一些稻草，鋪在濕地上。全班九個人，互相推讓了半天，最後，六個擠在床上，他跟班副自動睡在地下。胖頭胖臉的侯至誠一貫是班裏最能吃苦的人，這時候也搶着把自己的背包擱在地下，說道：

「班長，我也睡地下。我身體棒，地潮濕不要緊。」

按照往常的習慣，戰士們到了宿營地，祇要一蹲下就會呼呼的睡着。可是今天全班都例外，大家三下兩下整理好床鋪，誰都不躺着睡覺，一個個眼瞪的溜圓，口沫子飛濺，紛紛議論着海。有的說：「這一下總不能走了，再走就是海啦。咱們從東北走到此地，從北邊走到南邊，這可走到邊啦。」有的說：「上級說是來海邊休整，這總不能跟早路一樣，滿山闖野的跑，沒有問題會坐上船學習的。」還有的說：「到海南島，前面就是海啦，這玩兒離了船還不行哩。」大家的議論剛剛轉到解放海南島，頭頂隆隆又來了幾架敵機，沿着海邊掃射、投彈。姜班長便領着大家離開房子，往身上插了些樹枝，奔向村後的稻田埂，散開隱蔽。侯至誠看着天罵道：

「你飛機沒有什麼作用，就會在天上瞎哼哼，怎麼兇你也不敢下到地上來！」身旁幾個有點發慌的戰士，聽着有人給他壯膽，臉色才變過來。獨有劉玉學皺着眉頭說：

「這怎麼能行呢？你坐上船下海，他給你一搗亂，連人帶船都完蛋，我是沒有信心。」

往下，他以一個老戰士的身份，列舉自己在旱地裏怎麼善於作戰，而當他驟然來到這樣

一個海洋世界，準備練習飄海的時候，他一下對自己失去信心。「唉！唉！真沒治。」他連着吁了幾聲氣。

幾架敵機貼着村上的大樹頭飛過去，人頭頂隆隆隆隆震的厲害，可是沒有發現什麼目標，轉頭又朝海空來回打旋。姜班長見這種場合，還有老同志給大家說洩氣話，便跟劉玉學說道：

「我們打錦州的時候，敵人的飛機比這兇的沒比，怕什麼？不要忘了你的光榮！」侯至誠也插了一句：

「老劉，咱們都是老同志了，說話注意點影響。」劉玉學綑着臉蹲在那裏，不再哼聲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九班戰士們在海邊選了塊又高又大的海石，大家擠在上面，都想仔細的看看海。海水又在漲潮，浪大風緊，一個浪頭撲上來，大海石就叫蓋住了，人們便叫着笑着的跳回海灘。當浪頭下去以後，大家又搶着擠着的跳上海石。動作慢點的一時擠不上去了，便用手指頭蘸點海水，在口裏嚐一嚐，然後天真的叫道：

「啊！海水真是鹹的。」

天晴，海上沒有霧，大家靜靜的往遠看着。海水近處發黃，遠處發藍，最遠處連着天，正南方還高起兩個黑疙瘩，細看是山頭。不論細高條的姜班長，胖頭胖臉的侯至誠，以及全班身個最小的李振剛，都指手劃腳的笑開了。

「啊，不遠呀！那個大黑山頭不就是海南島嗎？」

「可不！那就是海南島啦，頂遠七八十里，再不能遠啦。」

看神情，大家似乎都想一下就過到海南島，不願在這裏停留似的。

這時候，陳營長、張教導員也來到了這塊大海石上。教導員手托着戰士們的肩頭，往前擠了擠，靜靜的往遠處望了望，以後就抬手指着正南方，很高興的跟戰士們說：

「細細瞅一瞅吧，那就是海南島。」營長隨身還帶着個望遠鏡，他兩手舉起鏡子照了照，也高高興興的說：

「離海南島不遠啦，海口市的大樓也照見了。」

沿着海邊，各連戰士們也都成羣成堆的擠在那裏望着，海灘上到處是說笑聲。

這天下午，一連的一個哨兵，氣喘喘的從海灘上跑回連部，很快，連部的通信員又氣喘喘的跑到營部，急急慌慌的說：

「報告，從西南方來了敵人一支兵艦，離海邊四五里路。」

營長馬上抓起耳機，向上級做了報告，很快又同教導員跑向海邊。深水裏果然停着一支兵艦，黑咕龍咚像一座小山，離海灘頂遠不過四五里。教導員隨着向營長說：

「你看他是什麼企圖？」營長想了一下，答道：

「可能是偵察我們。還可能是襲擊我們。」正說間，莊子前後連着飛來幾砲，我方沿海高地的砲火，也同時向敵艦開火，敵艦慌忙扭轉頭，呼隆呼隆逃走了。

在沿海人民的熱烈幫助下，部隊很快就進入海練熱潮。全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

數，生平還是頭一次看到海。下剩百分之二十，包括極個別的幹部，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從關裏去東北的時候，坐海船走過渤海，如營長、教導員。還有極少數人是從小在海邊長大的。另外一部份是解放戰士，他們是被蔣匪裝上美國兵艦，從海路運到東北去的。眼前的情況對這百分之二十的人來說，也是跟在早全不相同的。海練既不是練兵艦，也不是坐上木船在海上打魚，更不是把船當成運輸工具，從一地飄向另一地，而是要坐在古式的木船上，張篷划槳，穿過海洋，衝破敵人的海上封鎖，登陸海南島，從頭到尾充滿着一種戰鬪動作。因此用木船飄海作戰的情況，對全營說來，都成了新的問題。

可喜的是沿海的人民太好了，他們聽說解放軍將要跨海南征，一村連一村，一姓連一姓，紛紛將自己的漁船、貨船集中在海灣，主動的來幫助軍隊進行海練。他們宣誓似的說道：

「你們有隊伍，我們有船，一定把同志們送到海南島！」

從此，船工們便帶着自己的船隻，跟戰士們生活在一起，日夜參加飄海。戰士們不會拉篷、不會推船，船工們就細心的教他，戰士們不會掌舵，船工們就把着他的手一下一下來，很快，海練熱潮像一團烈火似的燃燒起來。有的人暈船，吐，他就說：「吐了再吃，打海南島的決心不能變。」白天敵機擾亂，大家就通夜飄海，唱着歌飄回深水，又飄回來。爲了怕船發生故障，大家就用竹桿綁成救生圈，在海上浮來浮去練游水。爲了防止戰船中沉船，大家就砍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木橛和木板，準備了釘子、白面，萬一船被敵艦擊傷，就用它補漏。

這期間，匪首薛岳已經從台灣飛到海南島的首府——海口市，一面集中兵力向五指山區堅持海南關爭的瓊崖縱隊發動圍剿，一面又沿海加修灘頭工事，佈設水雷，這還不

算，又調遣兵艦、砲艇，日夜封鎖着瓊州海峽的『主流』，並集中飛機，日夜去海北擾亂，自吹海南島是攻不破的『伯陵』防線。可是在海北沿海的各個港灣，船桅如林，船隊如海上村莊，人民解放軍也正進入海上作戰演習了。

陳營長、張教導員，一直都忙的顧不到休息。他們成天下到連上，分頭參加連的演習，並親自組織演習。每次演習回來，都是夜半以後。可是他倆還強睜着累腫了的眼，坐在豆油燈下，交談各連的情況，並盡可能將一些點滴經驗及時歸納、提高，很快推廣到全營。開始幾天，他們集中精力爲部隊解除顧慮，比如演習夜間海上動作，有戰士怕敵人的火力封鎖，怕木船靠不了岸。晚間，營長便把一個戰士放到海邊，囑咐他說：

「我派一個船去演習登陸動作，你在這兒看着。你注意什麼時候能發覺這隻船？發覺以後你再向連部報告，等一連人佈置開以後，還能打幾槍？……」說罷，這隻船便開向深水去了。岸上也站了許多戰士在那裏參觀。

過一會，船慢慢回來了，而且靠岸了。這位戰士還在那裏瞪着眼睛找船。旁邊一位副指導員也有點等的不耐煩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怎麼還不回來？我打手燈看看。」手電筒一亮，全船人已站到他鼻子跟前了。像這一類的事，都具體的給部隊解決了問題。

當海練進入海上作戰演習的時候，營長、教導員便把精力集中在發揚軍事民主上。營裏提出：人人動腦筋，個個想辦法。這期間最苦惱人的，便是海上射擊問題，登陸問題。浪大，船不穩，敵人又用火力封鎖，你在船上乾着急，槍怎麼打？砲怎麼放？這已成了全營上下所急待解決的問題。

有天點名以後，劉玉學正在班上跟幾個戰士啦呱。他找了個乾淨地場坐下，整了整衣領上墊的那塊白布條，拉開聲調說道：

「過去我老暈船，對航海就沒有信心。不暈船啦，我又怕小風船沒把握坐。對小風船有把握啦，我又怕小風船不能打仗。敵人兵艦打，飛機掃，又有碉堡工事封鎖，我感覺沒有路。」幾個戰士楞眼看着他，都不答腔。他又說道：

「這是明擺着的事嘛！小風船這麼點大，飄飄搖搖的，坐都坐不穩，還能打什麼槍呢？陸軍當海軍，我感覺沒有路。」聽的人還是誰都不答腔。他也不嫌絮煩，還是唧唧